

吉安府志卷之二十四

中憲大夫知吉安事

理學傳

明朝

羅欽順

鄒守益

歐陽德

聶豹

羅洪先

劉陽

劉文敏

劉邦采

整菴羅先生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五年舉鄉試

吉安府志

理學傳

第一明年

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官翰林編

修閑三讀書謝絕交謂有執贄求見者悉堅拒弗

納為南京國子司業時祭酒闕監規積弛士習放

逸一遇差撥爭辨紛如先生謂放心安取非管攝

之嚴不可爭風安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

持此三者甚力久之六館肅如也巳而祭酒章公

懋至初因人言頗置疑徐察先生所為大敬服自

是每事必咨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逆瑾方擅權

南銓用其新例具奏大宰謂先生空一向瑾先生



曰是舉吾平生而盡棄之也瑾果怒其簡伉奪職
爲民瑾誅復職上獻納愚忠疏四事曰修德曰瑾
正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陟南太常少卿
有以祠事濫請者一持法峻拒之陞南吏部右侍
郎改吏部屢辭不允嘉靖改元轉左侍郎前後連
攝部事甄別精慎有夤緣闈宦求進者奏論其交
通害政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之尋陞南吏部尚書
改禮部復改吏部先生方丁外艱再疏乞休得
旨致仕當其時越中陽明王公倡明良知之學海

吉安府志

理學傳

內賢士翕然信從先生潛心體究不苟附和乃著
困知記以明其所自得其說曰孔子教人莫非存
心養性之事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
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具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
也其或認心以爲性真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又曰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慎也釋
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空卽虛

心月覺卽知覺也覺則神用無方卽靈也是皆

月哉先生蓋致疑於越中之學

故其言如是又貽書王公及與歐陽南野公往復
辨折大指不越於此雖所見異同竟未叶一朕本
其苦心主於防世衛道誠憂深而思遠矣學者未
能悉領其旨惟敬仰先生平生素履嚴恭貞確可
質神明而敵金石四方無間識與不識語及先生
莫不曰是當代之儀刑也先生雖蚤退而憂國懷
君未嘗少忘聞 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
餘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升學古樓子弟
入叙揖畢端坐展卷獨處無惰容食恒二盃居無

吉安府志

理學傳

三

臺榭宴無聲樂卽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年八十
上遣撫臣及門存問踰二年卒詔贈太子太保謚
文莊仲子珞守家教布素澹狀若儒生官至郡守
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中
式第一 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
踰年告歸一日與士人談中庸嘆曰程朱補大學
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
莫釋十四年謁陽明王公子虔臺論辨反覆憐狀
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宸濠反從義起兵嘉

靖改元錄舊臣先生始出復謁王公于越請益月
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
也公曰曾子所能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良
近之矣大禮議起上疏許 旨下詔獄謫廣德州
判官復入越久之乃蒞任作諭俗文以訓民撤滯
初建復初書院與四方來學者講授其中而決事
發奸擿伏剖析如見猶曰如保赤子吾愧未之能
也擢南京禮部主客郎中任滿告歸程太史文德
景移安福令相與舉行鄉約建復古書院後學多

所興起用薦起爲南吏部考功郎中以司經洗馬
召上 聖功圖幾得罪衆挾得免尋上薛文清從
祀議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國子
祭酒以嚴立教士習爲之一變 九廟災有 旨
諸大臣自陳諸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獨上疏倦
倦於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及妖爲祥
語甚懇切遂落職閒住先生自以身退草野學不
大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後爲吾儒分內
事於是一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四方學者雲集幅

韓先生溫粹寬博士無賢不肖悉容納攝受隨材而庸迥之學者望其容冰玉皎潔如神明之恍臨而鄙心自消聽其言平易融徹如天籟之清響而宿蔽自釋觀其泛應曲酬慈煦惻怛出於至誠惟恐一物不得其所如春風披拂藹然天地生生之德莫不心醉而神怡也凡得見先生卽孤介者自愧其隘執見者自覺其偏博綜者自悔其支而負材抱奇擅長一得之士咸悵朕自失如涉滄溟而自知用澮之小也先生之學以萬物一體爲大以

子臣弟友慥慥相顧爲實地以戒慎恐懼健行不息爲真功以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爲正學以肫肫皜皜合德天地爲極致語具在遺集中先生不立異同不設險與百家群議卒不能出其範圍之內而精明純一能使海宇之士聞風而嚮服蓋陽明王公之學盛於東而實賴先生力也居鄉深念細民利病如痾瘵厥躬履畝平賦省役賑饑恤患之類其事不可縷數皆達于部使郡邑罷行之皇皇如弗及邑人沾蒙惠利愛戴不啻所生疾亟召諸

子孫以篤倫戢下愛人爲訓正衣冠端然而逝年七十有二隆慶元年 詔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蓋異數云諸子及孫登進士鄉薦者繼踵皆能世其家學而家孫德涵蚤卒德涵初登進士卽上疏言乞以大儒新建伯王守仁從祀孔子廟庭以章正學以正人心至論儒有三品能明其德以育材宣化爲大儒言信行果而不能作人爲曲儒考校撰述而於身心無當爲世儒惟大儒爲難知下禮部議不果行尋授刑部主事官至河南按察僉事

南野歐陽先生德字崇一泰和人弱冠舉于鄉闈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往受業焉不赴春試者再嘉靖

二年舉進士知六安州適歲侵捐俸倡賑隨所在設粥活數萬人已則興罷所急境內大治擢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奉 詔議郊祀疏請憲章

祖制斟酌成周庶費省民安禮意不悖尋擢南京國子司業日進諸生誨以治心修身之學聞風來者至不能容乃闢齋宇延接壞列以聽而周貧病均勞逸恩義兼至士心悅服遙南尚寶鄉大常少

卿鴻臚卿丁外艱與鄒文莊聶貞襄羅文恭諸公聚講于青原梅坡之上及門之士益進以薦起晉南太常卿 孫入掌國子祭酒事尋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以國家選庶吉士教之號爲儲相不直工文詞已也每試暇輒聚一堂析理論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之實際丁內艱服闋 召拜禮部尚書踰月遂召入直同勲輔諸臣奉 賜劄與聞大政

上諭或稱秩宗或稱大宗伯而不名時 二王簡婚

崇妃薨逝皆禮難沿襲先生稽古酌今醮 二王詞有承宗承家之說請特建墳園以奉 康妃情文曲盡皆 嘉納焉他如寢秦府及崇陽三子之請封增各藩做設之高墻息江藩之爭訟減庶人之口糧定宗婿之名號皆見采施行天下有陰受其賜而不知者時 眷倚方隆士大夫咸仰望旦夕且陟台衡以幸斯世而先生疾遽不起年五十九上諭之悲悼甚 詔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初陽明王公得先生大見期許凡語來學者必曰先與崇一

論之先生教人一以良知爲宗隨方開導根理要
而切事情條晰而疏暢由其說可因時達變盡分
而行吾道聽者皆灑然如先生爲通儒而其學果
可適於用也羅文莊公頗疑致良知之說近於佛
氏先生貽書曰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視聽
言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所謂本狀之善也致知云者非增廣其
見聞覺識之謂也循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
而擴克之以極其至不使其蔽昧虧歉有一念之

不實者所謂致曲以求誠故知至則意誠矣此與
佛氏所謂圓覺所謂含藏識者既已不同而其功
在於格物益與佛氏異矣物者事也思慮覺識視
聽言動感應酬酢之迹也狀而有善有惡有正有
邪格物者爲善而不爲惡從正而不從邪隨其位
分修其日履循其良知之天理而無所蔽昧虧歉
者也日積月累日就月將而弗能已不如是則日
晝所爲特其良心而違禽獸不遠矣故格物者聖
門篤實真切用力之地沒身而已者也彼佛氏以

事爲障以理爲障既不知所謂格物而其徑超頓
悟又焉有積累就將之實哉先生之學主於經世
不屑屑爲匹夫拘謏之行而洞達融渾與人交不
矜不激出其肺腑以致忠告之益遇事處之情理
曲當真誠自狀非由矯節至關 國家大計艱危
芟錯之際衆相顧驚愕先生神閑氣定徐出片言
立解自以身沐 特知欲從容醞蓄迎機啓沃報
上恩格心而扶化理以大成其學而年不副心識者
謂先生抱經綸匡濟之宏猷未竟厥施足爲世道
惜云仲子紹慶舉于鄉克承家學性孝友嘗以子
廕遜其叔居喪守禮行誼皆可稱述官不工部主
事卒

雙江聶先生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知
華亭縣首革積胥宿猾侮法剝民之弊查追私侵
蠲征銀壹萬八千兩有奇以補民間積逋上下稱
快濬築水利清理餘田以補民間墾荒在邑三年
積穀至二十萬石復業民至三十餘戶先生才旣
高縣事蝟集應手立判情法允當豪右屏息充以

興學育材爲急時少師存齋徐公在諸生中方弱
冠先生談其文卽以台輔期之諸生執經受業入
陶冶者後多爲名士 召入爲御史才數月三上
疏指斥大闕違制及部卿不職皆人所難言者按
應天稽察馬政乃往謁陽明王公于越聞良知之
說遂銳狀以聖人爲必可至其後以書問學王公
深歎其任道之勇已乃按閩抑鎮守中貴之月費
劾罷建漳守令之貪黷者計擒海上鉅寇而於民
間蠹慝情狀曖昧有人所未聞而先生捕鞫之咸

伏其辜衆稱神明建養正書院群諸生教之刻大
學古本傳習錄以明正學陞蘇州守繪二十四孝
事蹟于壁以風百姓開講于學道書院連丁內外
艱家居踰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先是虜謀言欲
侵平陽而府庫耗竭乃多方措畫大修關隘增城
浚濠募兵製械虜果入鴈門趨平陽平陽旣有備
又陰遣間詐泄機事虜大驚遁去陞陝西按察副
使備兵潼關上疏乞休有忌功者造謗被逮下獄
事竟白落職歸嘉靖二十九年虜犯都下用薦

召爲巡撫蘇州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尋陞尚書嚴
禁請託叅論債帥所條奏建立皆戎政邊防至計
累進太子太保值倭夷數擾閩浙吳郡有議請遣
官視師祭海神差田賦開市舶者先生上疏極言
非便忤 旨得致仕先生患當時學者率以知之
發用爲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特揭未發之中學
者乍聞疑駭辨詰紛起先生貽書與歐陽文莊公
其畧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
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故學問

之功自其主乎內之寂朕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
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
事畢矣是非愚之見也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
寂朕太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
順應此豈錄中長語哉初先生被逮時從容出見
使者易囚服慨慷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
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神色不動第抗
手而別羅文恭公見之大敬服至是聞未發之說
深相契合先生長身玉立操履峻潔而丰采凝拔

如孤峰屹峙超特不群望之令人歛服雖位列大
卿而神思靜逸有飄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所著
有致知議畧良知辨幽居各述行於世卒之日家
無餘金年七十有七隆慶元年 詔贈少保謚貞
襄

念菴羅先生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
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
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
覺以告母李空人識者知非埃壚人也十一歲讀

吉安府志

理學傳

十一

吉

古文慨狀慕羅一峰公之爲人年十五聞陽明王
公講學虔臺心卽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歛目端
坐同舍生謂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
先生奔假手抄玩讀忘寢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
里谷平李公家食先生師事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
忠宥擢之首者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
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塊蔬食不
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及聞之旨遂覺此

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忍
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友求諸孔孟與同郡鄒
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
善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忤 旨罷爲民家居削
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局
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
先人狀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有僧
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授里中得洞故爲虎穴
荆葦藜藿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

居時出聚友于玄潭之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
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先生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
院馬公森以先生家故窶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
金貯縣帑檄縣取助先生構室先生竟辭之荆川
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先生皆出先生曰天下事爲
之非甲則乙謀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卽比自效
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先生荅書願畢
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生
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荅曰是

偶狀不足道比荆川計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
先生念詭灑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
使卽以邑冊請先生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歡
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荅
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
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
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
於仁懌丁巳學憲王敬所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
靜先生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

不得而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
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而
無思者思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
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
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
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
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
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王龍溪公畿以
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

先生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
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荅曰卽如均賦一事終日
分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從張皇褻侮偏黨自朝
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
動靜二境自謂卽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
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
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
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
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

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
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
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
具先生所作松原志略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
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先生爲序曰善學者竭才
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恃妙契而不知反
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少魯公弘
祖問學先生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
守者不存節無欲得此理爛然隨用具是不由思

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負朕不類又曰
此非可以幸至也卻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
之先一月也先生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
後學見先生躬行之實既慕服於是因先生之言
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王公之學得先生以
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始先生歸田攻苦
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
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
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

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觀時事日非乃絕
意仕進朕饑渴由已撻市引擊之衷未嘗一日少
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
年 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三五劉先生陽字一舒安福福車里人自其兒時端
重若成人耻私食食必廣座年十三請焚先世積
券弱冠從彭石屋劉梅源兩先生受學兩先生深
器之陽明王公撫虔時先生亟慕一見其人稟學
焉而梅源先生故長王公弟子聞示之語錄則益

嚮往遂專如虔除夕泊舟野水風雪霏霏齒牙下
上指麻木不得屈信先生顧津津狀喜也且日見
王公稱弟子王公視其修幹疎眉飄飄狀世外之
態顧謂諸生曰此子當享清福已又謂先生曰若
能其至貧至賤者斯可爲聖人先生跪受教自是
日兩謁見退則與冀君元亨等互相稽切越數月
辭還先是督學使者與王公持論不合則發策詆
之先生明正學以爲言衆皆謂先生且殿而先生
竟首選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縣碭山盜警

無虛日先生捕其魁傑格殺之奸民相顧讙懼不
敢動於是表孝子閭祭節婦墓百廢具興民俗不
變邑苦河患先生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雪涕精
禱願以身代爲壑河遂自疏者二十七里待僚佐
有恩意煦煦狀昆弟也而僚佐亦以昆弟視先生
先生挺身如寒士時入覲裹俸金以行不煩民一
楮居碭山四年九被薦刻徐志稱先生有介操臨
民愷悌尤尚理學政暇則引四民訓諭之無賢愚
皆獲其益蓋實錄云旣召去士民遮道哭聲震野

為翔仁政祠去思碑入拜福建道御史則循侃持

世宗時改建 萬壽宮為永禧仙宮百官表賀諸御

史推先生先生毅狀曰此當諫不當賀已而廷臣

有密促賀表者以 天威巨測衆洶洶歸過先生

先生曰即有譴請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而迄無

患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先生謂同官曰

疏在中官手北面可爾既授疏猶倭朕當尊謂

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朕迄不敢出一

語官舍蕭朕禪室日恒蔬食或諷先生泰儉先生

曰不聞青菜侍郎長齋御史乎居頃之以病乞休

執親喪慕栖者三年哀吟嗚嗚悲感行路既除服

被 召尋陪黜光祿少卿竟辭不起而惟日與邑

士人談學不倦常會復真群公夜講罷門弟子就

先生違床趺坐退若有得也氣清明癯朕海鶴嘗

登泰山絕頂遊衡嶽夜半坐祝融峰被羊裘觀海

日起朕遠覽薄視色界一切晚闌雲霞之館於三

峰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

朕樂之發為詩文各成一家言清泉白石峭雲旭

日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融瀉性真與人言依於
踐履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於鄉黨小温公
之誠實而不踐其狀諾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
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蓋深中學者
之隱衷云至其所傳紹興心印與所以深造而獨
得之者則猶不容以易窺矣先生每語人曰孔子
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其壽加乎七十又當有進
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卽是語推之先生所以孜
孜不懈而求勉其所未臻者蓋尚未有涯也先生

天性温良馴雅自少至老不能害物與人高仁經
義緯直致曲折人人以先生親已其言徐徐浸浸
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不逆於耳尤諳達事體善
爲鄉人排紛批難爭曲直者多不之有司而之先
生之廬間有背先生指結訟者有司曲直之一如
先生言人以是愈益歸服沒之日哭于其庭者以
千數相與祠祀之至今不懈益誠所著有洞語人
倫外史山壑微蹤接善編吉州正氣等書

兩峰劉先生文敏字宏克安福三舍人自少疑重端

確不妄言笑既長不治家人生事與從弟師泉公
其學慨然嘆曰吾儕欲自立於天地必何修而可
深思密省至夜分不能寐已而語師泉公曰學苟
小成猶不學也於是益矜莊堅勵動必由禮從子
曉見陽明王公於南都歸王公贈以詩有還誰一
語悟真機之句先生見之懷狀曰吾學非歟復得
所錄王公論學語數條喫緊於格物致知與宋儒
異展轉思之恍若有悟曰此反身自知之學也及
讀傳習錄遂決信不疑躬踐默證久之覺動靜未

能合一乃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中謁
王公稱弟子王公曰不遠千里來何爲對曰爲性
命來也朝暮門墻往復更寒暑者三時先生爲邑
庠生以詞藝擅長廩食需貢有期輒棄去不復應
舉或以不妨功爲言先生曰安得許多閒精神擔
閣一生吾計決矣學博朱遜泉勛有道者也贈先
生詩曰豪傑誰如君力量聖賢原是我精神先生
之學主於躬行深以虛談爲戒嘗謂學者當循其
本心之明時時自見已過刮磨克治以消融氣稟

之偏絕去外誘之害徵諸倫理事爲之實無一不
慊於心而後爲聖門之正學此非從事困勉已百
已千之功何自得之彼高談虛悟炫於末而瀉其
本是德之賊也當是時士人聚講者衆惟先生獨
無竒僻語或終日危坐如泥塑貌肅而神疑有請
問者以一二語荅之稍涉浮蔓輒不荅諸生益竦
憚而視先生所爲自其庭除施于里閭庸言小節
率中準繩莫不歛服以訥言敏行先生誠有之焉
聶貞襄公雅重端方之士於先生最所敬信曰海

內貞布衣惟兩峰一人而已公嘗舉未發之中相
質先生曰發與未發非判狀二也能致其知則寂
感一矣七宿松原與羅文恭公極論寂感不二之
旨始未一而終契合旣別羅公貽詩曰嘆息卓爾
域千古能幾講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少師存
齋徐公階督學江右檄聘入試且欲貢于禮部先
生固辭卒年八十有三督學憲使邵公夢麟檄下
有司助塋其文曰故處士劉某跡奮儒林力探聖
域赤子之心未失白首之志愈堅無愧考終有裨

名教元先生不喜著述子昭諒檢遺稿得百餘條刻之曰論學要語劉三五公陽傳其行曰兩峰篤於修而恬於世味勇於蚤而勤於晚暮行常敏而言或訥華不足而實有餘悅於衆而無合於污窮於深而無混於異途守於約而無不足於酬物閩中陳布衣真晟劉布衣閔宋儒門戶謹守繩墨在兩峰有之聖學一脈三君子孰爲得之當有鑒於斯而不爽者萬曆十二年郡守余公之頑邑令閔公世翔特建祠于復古書院祀之

師泉劉先生邦采字君亮兩峰先生從弟也自少英特不群初爲邑諸生卽厭舉子業銳欲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峰先生及弟姪九人趨越中謁陽明王公稱弟子王公與語稱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旣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蔬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曰劉某行修義端宐勸起赴試邑令勸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固強之出官爲具舟

屬丞偕之行至南昌先生欲以布衣往見丞降禮
卑詞請具衣巾曰不爾憲使且罪我乃不得已具
衣巾往及門遙望趙公未下席卻步不進趙公亟
起延之先生以棘闈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而入
非待士禮某不願入也於是巡按御史儲公良材
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
榜先生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人望云已乃
授壽寧教諭以正學廸士多所興起以薦得 內
召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自陽明王公倡道東

南學者承襲口脛浸失其真先生有憂之乃極言
痛斥以揣摩爲妙悟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
循爲自朕混同爲歸一者之非先生以心之體曰
主宰貴知止以造於惟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
以極於惟精是謂博約並進敬義不孤性命兼修
之學如車輪身翼不可偏廢後學能領會者蓋鮮
晚乃著易緼二篇詞旨淵奧寔發其所自得將以
俟諸百世云與諸同志聚講於復古復真青原五
雲楚越之間皇皇引掖弗倦先生思苦而造微諸

生叩請能以一語開其宿錮令人豁然有省聶貞
襄公嘗言師泉力大而說辨排闥之嚴四座咸屈
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有嬰其鋒人以為善狀先
生者比屬疾知不可起諸生環榻前猶論學不輟
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際視平時何如荅曰夫
形豈足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第形如槁木
耳少頃遂卒里中人士入哭皆盡哀先生疾時若
有所遇頗涉竒秘而不言及將殮體更溫久之乃
已亦其養盛而氣完之一驗云年八十六遺命

諸子毋得乞銘文及請祠初陽明公為南鴻臚吉
郡士未有及門者惟先生從子曉最先受學歸以
語先生至老其學不衰先生當稱為嘉穀之種云
以鄉舉官新寧令

吾吉自正嘉以來譚學者至衆乃士所其宗必
曰八先生云夷考八先生學各有從入非遵一
塗轍誠各自其精思力踐中有獨見而得之以
故不相沿襲而卒之歸狀各底于成豈徒守舊
聞循聲附和與矜飭末節外無玷缺者比倫哉

明朝 萬曆十三年起

彭炳文 王時槐 劉元卿

一菴彭先生炳文字簡之明時理學家凡三禮新會以致靜河津以主敬餘姚以良知良知之學江以西最盛其一爲東郭鄒先生其一卽先生也先生幼敏智力學爲博士員狀厭博士家言弗學也時相國存齋徐公爲學使者獨玄賞之嘆爲江浙無雙士先生竟不第僅用歲舉爲沔陽訓其祖曰鳳者蚤亡祖母胡氏二十而孀居沒齒百舟里耆以

吉安府志

理學傳

三五

貞節舉先生不啓口於當道門墻士咸曰江門爲母之養而不仕先生爲祖母之節而不求吾儕於此可以知學焉先生宗良知更爲躬行之學其言曰學悅事也自學自悅如飽已之腹其果狀也何與人事而其楞狀也人亦何與已事學者之嵬敝於好名辨仁義以爲珩飾性命而作鞏羶狀逐一聲名聲名耳何益於七尺坐棄衣珠更覓塗飽故曰鄉原德之賊也言鄉原竊聖如賊之竊王人一發其覆何以施面目哉故學以自悅此所謂獨

知之嗛先生性嚴峻不借人色不能見人不義見人不義如穢在口必咯唾之與之立者如秋風之
變其動人以深思及耄則又更溫溫煦人以春
矣著書有正學編洗心亭集禮經會要陳嘉謨曾
可耕皆公門人郡邑祀鄉賢又祀白鷺書院先生
卒而吾江以西更有盱水之學

塘南王先生時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筮
仕兵曹輸金三十五萬於京事畢歸餘於帑壽王
薨百艘載官嬪自楚返先生爲監所遇州邑戒役

吉安府志

理學傳

三六

夫且糗以待舟無留行邑不騷擾出爲漳南僉事
會上杭民據險爲寇先生單騎往輸斬其魁築城
設倅以鎮之爲建塾延師教其子弟倭犯漳浦出
奇制勝以功進一級其後再犯再敗之粵寇王子
文等流入閩先生前所撫上杭民感先生不殺集
鄉兵邀擊賊于路大破之昔爲南主客時所善性
五臺陸公學力爲推轂晉尚寶少卿已晉大僕少
卿時圉政久弛馬多耗先生嚴覈爲忌者所中出
爲陝西叅政甫二年而歸又二十二年乃有南大

常卿之命辭不赴先生之學致知極王新建之詣
研幾契陳新會之奧悟性於修修悟雙融常曰吁
江言性有不學不慮之說以此言性是矣但世人
不無習氣之蔽不知兢兢業業操鍊研摩以入精
實而身認以爲不學慮之性其不於恣而叛道者
幾希又曰先天無體舍後天亦無所謂先天矣故
修後天正以完先天之性故全修是性全性是修
此先生之學之槩也艾年掛冠屏居靜存與同郡
鄒南臯羅公廓鄒四山劉瀘瀟諸同志往復商確

吉安府志

理學傳

三七

或操舟遠訪至老不倦四方從學如雲本邑歐陽
鳴鳳王必彰劉允伸稱高弟焉臨卒猶會講西原
山忽舉手示客曰病趣興歸逾日而逝豫自銘其
墓所著有三益會語仰慈膚見支節漫語廣仁彙
編友慶堂續稿

瀘瀟劉先生元卿字調甫安福人自弱冠卽向往芻
文莊慨朕欲棄舉子業以正學爲己任庚午魁江
西鄉薦辛未會試五策多傷時正且及館各宜擇
賢不宜循資取位時張居正秉衡甚恚之又窮索

其經義大結云孔也無良坐擁相位遂行部戒節
尚書潘晟深相器重士紳咸誦仰之既還家居正
授意偵者踪跡其事謀置之法偵者密謂人曰我
實張公所託朕元卿君子無一可議獨其紙筆輕
薄耳由是幸脫禍機而譽日益隆師事劉三五先
生先生授以王文成立志說拔本塞源論雅意宗
企泰州王艮自甲戌上春官不第絕意公車自抹
文引題江門春浪之句詞是無歲不求師友已卯
詔毀天下書院世皆畏言講學先生堅不爲動甲

甲學禁方開給事中鄒元標祭酒趙用賢御史朱
鴻謨等先後列薦已丑特旨徵聘力辭癸巳卽家
授國子博士辭弗獲赴召陞禮部主事時朝鮮貢
使入覲推先生主客宴賜互市成禮又疏請視朝
勒政及鄒文莊王泰州從祀三年乞休里中修復
禮識仁中道諸書院聚徒講學與王塘南羅公廟
兩先生同修郡志記叙詳明至今宗之其學宗耿
天臺先生常有詩云無欲恐非見後語識仁疑是
夢中天人人自有中和在何必深求未發前大旨

可窺矣遠方學者屢滿戶外本邑則趙士美趙希
文王應庠王應序趙宗發等爲其徒創近聖館以
祀焉所著大學新編山居草還山續草明儒宗解
通鑑纂要六鑑諸儒學案福乘藏稿行世

吉安府志卷之二十四 畢

吉安府志

理學傳

二十九